



表明态度

赵树理著

通俗文艺出版社

內容說明

这个电影故事是作者在1951年夏天写的，主要描写了一个农村老干部王永福。

解放前，王永福在对敌斗争中很勇敢；解放后，他的生活过得寬裕，就認為革命成功了，产生了退坡思想。干部不願当了，互助組也不願参加了，并且想用这种錯誤思想去教育孩子。經過事实的教育，他开始認識到这种錯誤思想的危害性，表明了态度，坚决跟着共产党走互助合作的道路。

表明态度

赵树理著 江 英插画

封面設計：赵静东

*

通俗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北京香厂胡同73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67号

宝文堂印刷厂印刷·新华書店經售

*

总号(文)0229 开本787×1092

印张1 3/16 字数20,000

1957年5月第一版 1957年5月

印数：1—33,500

統一書号：T10023·207

定价：(5)一角

812.11
C397

这是我1951年夏天在山西长治专区草拟的一个电影故事，后来因故搁置，今天看来也还可以当个故事看看，所以又把它拿出来了。

—

太行山区有个贫农名叫王永富。他在1943年春天，才从减租运动中得到一部分土地和半个耕牛。他正准备春耕，偏碰上日軍到他村里扫蕩。他是村里的武装主任，领着民兵掩护群众退到深山里，全村人口沒有一口損失，可惜把牲畜藏在另一个山洼里，被敌人发现，完全給拉走了——他自己的半个牛自然也在內。

直到立夏，敌人才退走。这时候，正应该搶种，可是全村沒有一头牲口。贫农中間有个李五，想了个搶种的办法，是用四人拉犁、一人扶犁、儿童跟在后边随犁下种。大家觉着这个办法能用，就分头碰組，进行搶种。

武装主任王永富和民兵鉄柱、金柱都并入李五的一組，共同推选李五当組长。李五老婆也是个会种地的，在耕地时候由她扶犁，由李五、永富、鉄柱、金柱四人拉犁。李五老婆一边扶着犁，一边用“吁吁、嚯嚯”喊牛的口号向他們四人开着玩笑。李五的女儿腊梅和永富的孩子小春，那时候都是十三岁的孩子，两个人跟在犁后边随犁下种，有时候互相



夺起来，李五老婆还得给他们说和。

从这时候起，村里就成立了好多互助组，以李五这一组算模范；几年以后，这个组增加到十几户，仍选李五当组长。

后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，自卫战争的战线也渐渐离得远了，生产提高了，财富增加了，村里买牛的、置车的、修房的、打井的也慢慢多起来。李五组里的组员有好几户买了

牛，数永富的牛大。

永富的孩子小春与李五的女儿腊梅同在一个组好几年，感情很好，到1951年春天，两个人结了婚。

这时候的王永富，经济上也宽裕了，孩子长大了，并且娶了媳妇，便觉得革命成了功，因此又觉着这时候参加互助和担任干部工



作都成了累害，只是自己入过共产党，背着个进步名号，有些退坡的话不好说出口来。

永富老婆是个心地窄小的人，吃不得一点小亏，谁要是招挂着她一点利益，她就能唠叨好几天——凡是永富不好意思说出口来的话她都说了出来。永富对上外人虽然也怪他老婆不该唠叨，不过心里可十分赞成他老婆替他说说：他老婆也很明白他的心思，所以越遭到他的阻拦，就越要多说几遍。这样装模做样瞞不了大家的眼睛，所以凡是誰受过永富老婆的气，背地里都只骂永富。

二

这年（1951）春节过后，便要布置春耕。一天夜里，李五组开第一次会，讨论两件事：第一件是本年有没有出组和入组的户，第二件是当前应先做什么活。在讨论第一件事的时候，李五说：“腊梅既然出嫁了，就成了永富家的一口人了，可是永富到县里开会还没有回来，不知道他是不是还耻腊梅入互助组。”小春说：“那还成什么问题？”李五老婆说：“亲家现在的脾气变得有点古怪，还是问问他吧！”腊梅说：“我是青年团支书，事事应该争取模范，不能因为结了婚就退步，不过为了尊重老人家，应该问问他，想他也是村干部，没有不答应的！”在讨论第二件事的时候，决定先给铁柱家的沟地补整子——因为这时候的地里还没有完全解冻，别的活都还不好做。

三

其实这天晚上当他们才集合起来开会的时候，永富已经从县里回来了，只是他已经觉着互助组讨厌了，所以假装不知道，吃了一碗剩饭，就匆匆忙忙睡了觉。

第二天早晨，腊梅见了永富，还没有赶上问他入组之事，永富先从衣袋中取出一封信来递给腊梅说：“团委通知你叫你今天到区里去开会！”腊梅一边接信，一边问“什么事”，永富说：“无非是什么‘抗美援朝’‘加紧春耕’一些烂扯淡话！有什么要紧事？”看他说话的神情，好象十分疲倦。腊梅见他这样，实在想批评他，只是才过门的新媳妇要批评起这位思想上发生了变化的公公来，估计他接受不了，所以只

皱了皱眉头，便去拆看方才收到的信。腊梅看了来信，自言自语说：“这次会要开三天！”永富说：“开吧！有什么法子？一年尽开会，什么也不用办了！”腊梅又问他入互助组的事，永富还没有答话，他老婆就抢着说：“你们三个都参加了互助组，家里的事叫谁做？喂猪、



喂牛、做飯、碾米、磨面，沒有娶媳婦由我一個人頂，娶了媳婦還要託我頂嗎？我做夠了！家當將來都是你們的！我再不給你們當這老牛！以後我什麼事情都不管了！”永富和腊梅說：“先開會去吧！回來再說！”腊梅沒有再說什麼，只是微微搖了一下頭，就打起自己的背包到區里開會去了！

四

按幾年來的習慣，互助組上地時候是打鐘集合，一組一個地點。李五組的集合地點是村里一排白楊樹下。腊梅起程之後，村里已經打了鐘，李五組的人陸續來到白楊樹下，只是小春沒有來，等了很久仍沒個踪影。一個青年說：“託我去看看！”說了便往永富家去。他走近永富家門口，就聽得小春和永富老婆母子們爭吵，只聽見吵得很凶，却聽不清吵些什麼，趕走到跟前，見小春和他媽兩個人共同拉着一條牛繩，一個往里拉，一個往外拉，把一頭老大牛拉得不知道該怎么走才好。

五

原來腊梅走後，永富老婆怪永富說：“咱家有地、有人、有牲口，好好蒙住頭種咱自己的十幾畝地，多麼自在？你們老的小的，每天起來開會呀、互助呀，盡和別人打哈哈！花了几十石糧食買來個好牛叫給大家支差！互助對咱有什麼好處？”永富說：“多年來弄成這種關係了，我有什麼法子？難道我能說出退組的話來？”“只是你捨不得丟你那寶

貝組！你要是舍得，还用得着你說話嗎？只要你不管，我就有办法！”“好！以后我能不管就不管！就看看你的本事！”

六

小春端着碗去送腊梅，送走腊梅后还没有回到家，就听得打钟，所以匆匆忙忙把碗送回去，取了个镢头就往白杨树下跑。他一出門，忽然想起头天晚上决定用他們的牛套車拉石头，这才又返回去到牛圈里牵牛套車。

永富老婆听见牛铃“丁冬丁冬”响，揭开門帘一看，見小春已經把牛牵出来，她觉着这正是試一試‘本事’的时候了。

她三脚两步跑出来拦住小春

說：“牵牛干什么？”“互助組拉石头！”“不行！你們互助組使牲口沒个輕重！去年冬天拉煤，有一次把牛使得滿身是汗，你倒忘了？使坏了那又不是三两个錢的东西！”“拉輕些就是了！”“不行！”“我已經答应下人家了！”“我没有答应！你也沒有問过我！”小春見她不放，就向着屋里喊：“爹！我媽不叫牵牛！”永富半天沒答話，小春又喊了一声，才听



他慢騰騰地答应了一声“我不管”。小春急了，便要把牛強往外拉；他媽夺住半截繩往里拉。就在这时候，組里那个青年就跑来了。

七

这个青年見永富老婆不放手，劝了一陣也沒有用，才又想到先把这情况汇报到組里，可是等他回到白楊树下，全組人走得一个也沒有了。

八

这位青年随后赶到給鉄柱家地里补壑那个工作地点，見大家正在沟口一堆乱石头中間，有的用鉄条撬着轉石头，有的用鉄錘打圓石头，打成有稜有角的……只听得“滴里打拉丁令当郎……”湊成各种音韵，赶到看見这位青年沒有叫来小春，大家都停住手来問，各种声音都停止了。

李五問：“怎么沒有套得車来？”青年把小春母子拉牛的事情向大家說了，大家就乱紛紛地議論起来。鉄柱說：“我早看透了：他自从买上好牛就想往外扭，如今娶过几媳妇了，越发用不着人了！我看他迟早要有扭出去的一天，不如請他早点走开干净一点！”其他好几个人都說“对”，还有一个人补充說：“省得他老婆每天叫喊着說她吃了亏！”鉄柱說：“咱們全組人差不多都在这里，大家可以民主决定一下以后要不要他！”又有好几个人贊成这个意見。这时候小春一个人也正无精打彩赶来，听了鉄柱的后半截話，已經明白是什

么意思，觉着窘得很。

李五接着铁柱的话说：

“不要那么着吧！他近来的脾气虽说有点古怪，不过究竟还是咱村里一个老干部，又是咱组里一个老组员，这样决定也太随便一点！依我说，咱们今天晚上细细了解一下情况，看问题究竟在什么地方！”铁柱说：“问题很明白：就是发了财看不起人了！”停了一下，他又说：



也好！今天晚上叫他表明一下态度，或长或短叫他亲口说上一句！”李五老婆说：“小春！惹不了你娘算了！等我回去再跟她说，你先去把我那个小老鼠牛套得来！牛小了不过多拉几趟，活儿照样能做！”小春这时候正想躲开大家的议论，听了这话，便赶快回去套车去了。

九

晚饭时候，小春和永富说：“今天因为我娘不叫赶牛，大家对咱很不满意，要不是组长说了些好话，大家就要决定叫咱们出组！”永富说：“出组就出组吧，难道我还想在组里

占他們的什麼便宜？抬脚动手就拉我的牲口，用我的家具，我還沒有說過話，他們倒還有話說？隨他們的便，出組就出組！這又不是我提出的！”小春還沒有



來得及答話，組里一個青年就跑進來喊：“永富叔！互助組開會哩！”永富說：“我聽說組里要開除我，怎麼又來叫我？當初成立互助組的時候，是我把他們組織起來的；如今他們本事大了，會開除我了！回去告組長說！我不去！讓他們開除吧！”

十

青年回到李五家，見組里人差不多集合齊了！就把永富說的話學給大家，引得大家又紛紛議論起來。鐵柱說：“你們聽！明明是他要往外扭，還要倒抓三分理！他也用不著賣老！他把我們組織起來是叫我們同他拉犁；如今他買上了四條腿牛，自然用不著咱們這些兩條腿牛了！我擔得起名！就算我要求開除他！這次不說個清楚，以後不好干活！他不表明態度我表明態度！有他我不干！”有幾個比較急躁的人跟着鐵柱說“我也不干”，“我也不干”，雖然有幾個黨團員主張

再去說服，可是大多數都不同意。李五說：“大家不要生氣，有他沒他咱們總不能不互助！明天咱們該干什么干什么！他要一直不來，咱們以後就不要他！”

十一

散會後，李五老婆跟李五說：“親家的思想越來越壞，哪裏還象個共產黨員？依我說，你這會再去找他談一談，無論如何，明天叫他到地裏去解一解這個疙瘩。”李五說：“他不能從思想上檢討自己，問題就不好解決。他的思想早就變壞了，支委會和他談過幾次都沒有用，我去說能有什麼效果？我看還是先回報支部，託支部結合着今天這件事再和他談一次，看怎麼樣？”“倘或今天晚上談不通，明天他仍不上地，不就弄僵了嗎？”“自然最好是今天晚上談通，不過實在要談不通，僵也只好僵了。我去試試看。”

十二

這天晚上，小春回去後想挽回僵局，試探着勸永富第二天到組裏解釋解釋，可惜永富不但聽不進去，反而跟小春說：“什麼群眾影響呀，進步呀，積極呀，都不過是在開會時候說說好聽，肚子餓了抵不得半升小米！你也是二十多歲的人了，遇事也該先算算自己的賬！”說到這裏，突然有個人闖進來把他的話打斷。來的人說：“支書叫你去談話！”永富很煩躁地說：“這一定又是親家多事！屁大點事兒也要報告支部！談什麼話？遲早還不是叫我檢討思想！”他雖是這



么說着，还是跟着来的人到支書那里去了——因为他虽然早就不想做工作，可是还想保留黨員的称号。

十三

永富到了支書家，見李五早坐在那里，就用半开玩笑的口气說：“亲家又告我的状嗎？”支書說：“这不是誰告誰的状！黨員身上出了問題，难道不應該先报告給支部知道嗎？”永

富見支書認真起来就不說話了。李五說：“亲家来了，咱們就正經談談吧！倘或今天晚上談不通，俺亲家明天不去地，事情僵下来，就不好解决了。”支書先託李五把事由交代明白，又問永富事实有沒有出入。永富說：“事实差不多，只是他們大家要开除我，責任怎么能推到我身上？我老婆又不在組里，她的話怎么能代表我？他們既然要往外挤我，我勉強留在里边，对組里也沒有好处，我看不如我干脆退出来，省得以后再发生麻煩。”支書說：“一个黨員为了几句閑話退了組，你估計在群众中間会发生什么影响？”永富說：“在一



处合不来，影响不更坏嗎？”支書說：“为什么偏要‘合不来’呢？”永富說：“大家想往外挤我，怎么能合得来呢？”李五見永富硬要把錯誤往大家身上推，便也很認真地說：“亲家！咱們都是黨員，說話要說真的！让我用咱們上党課听來的一句話：‘看問題不能光看現象，要看本質。’說真心話，咱們組里有哪个人真想把您挤出來嗎？誰也看得明明白白是您往外扭，您強抓上个理由哄得过誰？”支書接住李五的話說：“永富同志！这和前几天支部要您檢查思想是一個問題。一个人的思想处处表現在行动上，那是瞞不过人的……”永富沒等支書再往下說，就发了脾气：“人家要开除我也成了我的思想問題了嗎？这个我一点也不准备接受！党章上又沒有規定非参加互助組不行！”支書說：“永富同志！这象一个黨員对党說話的态度嗎？”“誰要說我思想上有問題，我就是这个态度！你个人的意見不能代表党！”“那还談什么？支部沒有改选以前，我可以代表党和您談話！您既然声明您要

用这种态度对党，我也代表党正式通知你：“今天不和你谈了！等明天召开了支部会再向你谈吧！”永富气昂昂地走出去，走到门外还说：“支部大会也只能按党章办事，不能拿大帽子扣人！”说着就走远了。

十四

这一夜永富心里很烦，直到鸡叫也没有睡着，等到快睡着了就听见村里打钟——因为天已经明了，互助组又该集合理。

小春一听见打钟，急忙穿上裤子、披了衣服、拿上家伙跑到白杨树树下，可是他起得迟了一点，别人都已经来齐了。有个组员问小春：“你爹哩？”这一问，才问得小春想起头天晚上的事来，就随口答应说：“各人管各人！”打钟集合已经成了好几年的老规矩，小春在头天晚上睡觉以前虽然也想起他爹的事，可是到了在梦中听到钟声就又忘了，连什么也没有



赶上想就跑到白楊樹下來了。鉄柱說：“小春倒是個好孩子！”又向小春說：“不過你爹要不參加，你又不能把地帶來，還怎麼互助哩？”好幾個青年七嘴八舌向小春說：“小春！你參加你的！不要讓你爹把你拖住了！”“不帶地也沒有關係，以後再說！”“青年團員要做互助模範！”……小春對這些意見都很贊成，隨着大家就出發了。他們才動身，就聽見永富趕來喊叫：“小春！你不要走！咱家沒有煤燒了！先去給我拉一趟煤！”小春沒有應話，一個青年低聲說：“十五以前拉了兩車煤，才十來天就燒完了？瞎扯！”永富雖然又喊了幾聲，可是誰也沒有答應，只覺着他的喊聲越離越遠。

十五

早飯時候，小春回來吃飯，他媽說：“既然有本事，就不用回來吃我的飯來！”永富說：“這倒也很好，吃上自己的，去給人家干活！”永富的話，對小春是個很大的打擊——他媽那麼說，他聽慣了，也不覺奇怪；可是他爹這個共產黨員也能直接說出這樣話來，是他想不到的。小春本來想問他“這象共產黨員說的話嗎”，可是因為有父子關係不便這麼說，就繞了個彎子說：“我是個青年團員，不能讓村里人罵我落后！”這句話果然說得永富馬上接不上話來。永富老婆倒沒有這些顧忌，她立刻頂住小春的話說：“你那青年團怎麼不管你吃飯？”小春說：“我也是個成丁的小伙子，哪一天也沒有窩過工，難道連飯也不應該吃了嗎？”他媽說：“你也不用種我那地，就凭你那小伙子到別處吃去吧！”小春說：

“平分土地时候是每人一份！我就要吃我那一份！”永富听了这话，好象抓住了洋理，就变了脸说：“有你一份你拿走！我不沾你的光！把你养活大了！你会跟老子要一份了！”他老婆说：“拿走？说得倒容易！咱俩死了都是他的！如今且不能由他！”“地是天生的！人人都有份！我想要就得由我！老规矩行不通了！”……一片嚷嚷，越吵越凶，惊动得外边人跑来解劝，劝了半天才停下来，不过这顿早饭三个人谁也没有吃饱，大白天三个人都躺在家里，谁也没有做活。

永富苦闷了一天，到夜里又被支部大会追究了一次思想，觉得气不平，死不肯认错。最后支部决定给他留党察看处分，回报了上级党，请上级党批准。

又一夜过后，全家还是那样囁着气：永富老婆做饭只做两个人的，小春拿了个小锅自己另做一锅，耳鬓相摩，互不说话，外院邻家劝不下他们，也各自回家不再过问。

十六

下午，腊梅就从区上开会回来了。

三天前腊梅到区团委会开会，第一天上午听了团委书记“结合抗美援朝开展爱国主义生产”的报告，下午各村团支书、支委分组讨论，在讨论中，彼此挑战应战。腊梅是全区的模范书记，在第二天早晨彙报的时候，订出计划向全区挑战；其他村有好多人都各定计划向她应战，赶到夜里她就收到十几份应战书，除了满意，还想到责任重大，松不得劲；第三天（就是今天）上午听完总结，下午就回来了。当腊梅在大